



雪亮的眼 暗夜的悲

最近在重温茨威格。

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《一颗心的沦亡》《恐惧》……从这些著作的名字就可以看出，茨威格善于探索人的心灵世界。虽然，人的心灵是一个幽暗曲折的神秘世界，想要进入，何其难，可是茨威格说：在我们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，我们的路上就亮有智慧之灯。

他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描写极其到位，将人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心态和意识流动，写得令阅读者仿佛潜入了人物的内心。罗曼·罗兰说他是“灵魂的狩猎者”——蹲在暗处，悄悄等待，然后悄悄捕获人的灵魂，进入猎物的内心世界。

茨威格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名门望族，生活优越，然而他并不满这样的生活，而是全心投入艺术的创作之中。

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二战期间，德国法西斯将他的国家吞食，他的整个民族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惨烈杀戮，无数犹太人被投入毒气室或绞索圈。茨威格也成了一位流落他国的流亡者。作为一名相当有名望的犹太作家，他的处境比普通犹太民众稍稍好些。

他冒着巨大危险，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受到迫害的犹太人逃离法西斯魔掌，他说：“我的一半时间都用来办理许可证和筹措路费，你们想象不出这有多么困难，多么费力，其他一切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1942年，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，茨威格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和民族被灭绝人性地大规模消灭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精神上巨大的痛苦，让他难以承受这份生命之重，怀着对现实世界巨大的失望和对人类理想的破灭，在异国巴西，与妻子双双服下剧毒药物，离开这个他不愿再逗留的世界。

事实上，可能在某些局外人看来，茨威格完全可以不必去选择离开世界，因为当时他的文名煊赫，虽然他是犹太流亡作家，但巴西政府给予他很高礼遇，他衣食无忧，他拥有无数崇拜者，他的作品朗诵会，人满为患。

但他说：“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，我的力量因长年无家可归、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。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！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！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！”

那天偶尔看到刘白羽的《谈艺日记》之一，说到川端康成的决然离开，是因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相悖之处。

茨威格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他们都有一双太过雪亮的眼睛，而这双眼睛，又正好看见了那些暗夜里的悲凉。

【语丝】

并没有答应送你一座玫瑰园

伦敦西区有个世代贩书的老先生，做买卖毫不花巧，整天只顾闷声整理铺子里的书，从来不说哪本书好，也不费神听人讲价。客人不免一边付钱一边抱怨，说是不知道买回去合不合意。老先生听了也不动心，只说：“我并没有答应送你一座玫瑰园！你再翻清楚才决定要不要吧！”

书本像世事，摊得开的，骗不了人：里头有花园，有废墟，很难说合不合意。谁都不必答应送谁一座玫瑰园。这倒是真的。

（董桥）

迎向风雨

我曾经因为有几个大学生登山迷途丧生，而访问某位登山专家。其中一个问题是：“如果我们在半山腰，突然遇到大雨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登山专家说：“你应该向山顶走。”

“为什么不往山下跑？山顶风雨不是更大吗？”我怀疑地问。

“往山顶走，固然风雨可能更大，却不足以威胁你的生命。至于向山下跑，看来风雨小些，似乎比较安全，但却可能遇到暴发的山洪而被活活淹死。”登山专家严肃地说，“对于风雨，逃避它，你只有被卷入洪流；迎向它，你却能获得生存！”

除了登山，在人生的战场上，不也是如此吗？

（刘墉）



心灵的宁静



年轻时，我和许多人一样，曾着手把一切自认的人生美事、人生渴望，列成一张明细表，其中包括了健康、英俊、爱情、智慧、才能、权势、名誉、财富……

清单完成后，我十分得意地把它交给一位聪明睿智的长者过目，他是我当时的良师，也是我心灵上的典范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是为了向他炫露我的才华及梦想吧？当时我把表单递给他，自信地说：“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美事的总和，若都能拥有，我就拥有最幸福的人生了。”

那位老人的眼睛深处闪过一股诸趣的光芒，他告诉我：“这张清单棒极了。”接着又若有所思地指出：“内容搜集得很齐全，顺序也安排得很合理。可是，年轻人，你似乎略掉了最重要的一项。如果你忘掉了这一项，那所得的种种，就都会成为可怕的痛苦。”

“哪一项没有列进去呢？”我问。他拿起一支红笔，掠过表单，然后一笔勾销了我所有的青春美梦。他在表单上写了几个字——心灵的宁静。

他说：“这是命运之神保留给她特别眷顾的人的礼物。她赐给很多人才、财富、名誉和美丽，可是，只有‘心灵的宁静’，是她应许的最后奖赏，也是她至爱的表征，所以她颁赐时也最为审慎。”

我当时迷惑不解。许多年来，我仍不停地追逐着这些梦想，却发觉自己始终得不到我想要的充实和快乐。

如今，我终于了解了老人的话——唯有获得“心灵的宁静”，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，也才能不再为烦恼所牵绊。

（张国宾）